，

——2008年中篇小说扫描

□何向阳

正　义

袁劲梅《罗坎村》(《人民文学》2008年第12期)题记引用了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名句——“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正义、灵魂、美德、社会制度都是大词，很难落在小说纸上，可能正因为难，这些词有从当代小说中消弭之迹象。但是《罗坎村》的书写迎难而上，作者系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教授，加之儿时随父下放中国南部乡村的经历，双重文化的视角使纸上的视野豁然开朗，腾挪自如地将一个村落的模式，或言三千年家族社会的传统勾勒得丝缕毕现。作者感叹：生活于罗坎村，五十里内都是亲戚，不按亲缘关系活，几乎不可能。现在，工业社会了，人们从土地的限制与束缚中挣出来了，聚到城市，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是亲戚了。可不知怎么的，到了城市也没有用，人们折腾来折腾去，互相“大哥”“大姐”，非把家族关系在一个没有血缘联系的生地方重新建立起来方才罢休。拉帮结派，互相送礼，人情世故，直到把以工业为标志的城市，弄成从前过惯了的“江湖”为止。这种“家天下”的密码何尝不藏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每个人的体内，然而如若社会秩序只建立于裙带关系上，那么现代化在精神上仍留着一条封建的尾巴，它势必会拖住我们文明的步伐。“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作家的良知体现。毕竟，“罗坎式的框子”已使我们滞后了许多年！我欣赏作者的识见与力道，回避问题的作家不少，直面问题并给予问题以中国式的解释与妥协的作家也很多，所幸，这位作家不是其中的一个。

无独有偶。姚鄂梅《罪与囚》(《收获》2008年第1期)也从法庭开始。作品再次证明了姚鄂梅作为小说家的不可多得，她的空间能力，她的道德洞察，她的叙事节奏，她的灵魂探究，她的人物调度，她的痛苦拯救，每每写作如有神助。法庭审的是优秀大学生易清的杀同学古铜案。看客多只从一个有着本硕博连读前程远大的大学生最终“堕落”为杀人犯而感慨于少年的不良、教育的失范，然而作者决不从众，她给了我们第二个法庭，这个法庭上无形地站立着两个父亲，一个是因为多年前的一次车祸逃逸而被儿子易清举报至今仍在服役的劳改犯，一个是以国家干部身份私开小煤窑，出事后以发闭口费的方式掩盖罪行、逍遥法外的古铜的父亲。而古铜对易清的父亲的嘲笑是易清举刀杀人的原因。易清说，一个做伤天害理之事却不受到法律惩罚的父亲，和他相比，哪个父亲更该坐牢，是这个父亲，还是我的父亲？如果公平不能一视同仁，如果法律仍有疏网可乘，那么它所造成的人心的失衡以致暴力将代价巨大。小说步步为营，笔锋一转，为我们呈现了第三法庭的存在，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法庭，它只显现于内心。儿时易清的一次失误带倒了梯子上的弟弟，致使弟弟脑部受伤终生残障。这次事件没有他人在场，然而天谴的雷声时时响在耳边，易清以做好事的方式来为这原罪秘密地服刑，他说，“我是在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变成大家眼中的好孩子的”。哲学家康德说，“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的法庭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存在正因为要消除这对于人心的败坏。于此，我珍视这位年轻女作家的勇气。

杨少衡2008年发表了五部中篇，《多来米骨牌》(《人民文学》第1期)、《比铁还硬》(《芙蓉》第3期)、《啤酒箱事件》(《人民文学》第10期)、《鸟类生活》(《小说月报·原创版》第6期)以及《湖洼地》(《中国作家》第3期)。相比之下，我喜欢《湖洼地》的原由不在于他的故事恰巧起源于一个受到伤害的孩子，没有谁会喜欢看一个孩子的受伤害，但是由这个孩子的受伤而牵扯出的一系列人物各各面对人性的考验让人不忍释卷。作为一起事故调查组的成员，刘克服在于己有恩的应远和事实之间，仍选择了正义，这正义也是由他自己曾受伤也抽痛的胳臂做出的。小说中一段话教人难忘：“因为有体验，痛感人应当平等，社会应当公正。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健康、残疾，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是人，人应当是平等的。”小说的灵魂正在于此。小说并不只是表达现实中无力的憾意，而是一种以文字出发到观念到实践的功课——这是文学参与的有效改变弱小者处境的能力的确立。

林那北《天桥上的邱弟》(《大家》2008年第5期)说的是同一含义。围绕花姑村的土地被汽车城切走，邱弟用电视专题的方式将农民的生活现状实录下来以期引起重视，但无意中触到了自己正待提拔的父亲的政绩，一边是“把地还我”、“我要吃饭”的农人的呼吁，一边是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的父亲的呼吸，两难的儿子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一方面他感谢父亲给了他生命，一方面他辞去了工作走入村庄，变成了呼吁的农人中的一员，这个生命做了“人质”，等待着父亲对村庄真正负起责任。这个儿子的举动让我想起康德的墓志铭，译过来是：“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财　富

须一瓜《二百四十个月的一生》(《上海文学》2008年第1期)写的是一个从乡村嫁到城里的女子荷洁，她的丈夫文仔被车撞死而获赔20万元钱的故事。孤身一人的荷洁看到了对面楼房中的那个肇事者聂总一家，那个开着宝马、年薪30万的酒后驾驶夺去了文仔生命的人。他们一家在唱歌，在过生日，没有谁还记得那个车祸的雨夜，在小区里擦肩而过时他们也早认不出她了。20万，20年的日子，换算下去，是240个月的一生，再换算，是一天27元的命，这生命的度量教荷洁失衡，她以刮聂的宝马车解恨，她眼见窃贼而不报警，她的心理已彻底扭曲，然而其内心又有极度的辛酸委屈。故事的结局是另一个无辜生命的代价——聂总老迈的母亲被窃贼勒死，荷洁想找出那个改变命运的源头，她来到了那条马路的斑马线前。小说在这巨大而无形的哀伤中戛然而止。

另一个20万的故事是姚鄂梅的《讨债鬼》(《中国作家》2008年第11期)。盐池村来了一位怪异的人，外来人谭哥住郑喜家几天后将一件行李存在那里，说以后孩子来取，便一去无音，郑喜打开包裹发现了20万元钱，并意外得知谭因抢银行而被处置。他用10万在城市买了房子、安顿了家人，却不意儿子是一个小“讨债者”，并点明要他20万，这话教他心惊，没有得到满足的儿子涉案服刑，妻子将他扫地出门，身无分文的郑喜重又回到村庄那所旧房子里。表面看这是一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他多年一直担忧的讨债者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处，谭的女儿对藏钱之事一无所知，她只想看看这个偏远的村落和最后见到她父亲的那个人。那么这个“债”又在哪里呢？谁掀起了那心底挥之不去的狂澜？

王祥夫《驶向北斗东路》(《长城》2008年第3期)里，出租车司机干货拉人，打车人丢了10万元钱，干货依照失主定重谢的电话与失主见面并自行扣除了两万元。这一举止引起失主不满并引来电视台互动专栏的系列讨论，这场大众参与的讨论在干货生活中引发了一系列事件，他失去工作，遭到误解，亲戚怨怼，母亲住院，他将这两万元交给失主，并一同捐献，却又引来亲戚不解，两种价值观在争夺着他，最终干货选择了心理的平静，他的车驶上北斗东路，他把握住了正直的方向感，没有最终迷失。他在现实生活中虽不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却是一个知道自己的人生向哪里去的人。

作家们对人生财富的思索在这个财富叠加的时代愈益深入。迟子建《草原》(《北京文学》2008年第1期)中的王子和去草原还牧民阿荣吉的五千元羊钱，却在半路一家客栈听了阿尔泰讲的家中困难需要卖马让儿子学唱歌一事，而将六千元给了阿尔泰救急。阿荣吉跟王子和打一个赌，说王子和很可能是上当了，但是最后那唱歌的儿子寄还了王子和的三千元钱，还有一盘歌带，那是王子和写的词，是年年去阿尔泰牧场的阿荣吉老婆子唱的。这歌声是两个男人生命中的至爱，也是迟子建一直书写的对人的信任与温存。

上述故事中关涉金钱，却也冶炼人心。《罗坎村》中讲：如果财富的目的不是“正义”，那它就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我还想用康德一句话补充：“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

尊　严

叶广芩《豆汁记》(《十月》2008年第2期)与她《盗御马》(《北方文学》2008年第1、2期)、《状元媒》(《北京文学》2008年第12期)及《大登殿》(《民族文学》2009年第1期)一起构成了一幅世纪家族的肖像。父亲、母亲之外，《豆汁记》写了旧时代一个叫莫姜的人，教人与题记京戏《豆汁记》金玉奴唱“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穷人自有穷人本，有道是我人贫志不贫”一起过目不忘。莫姜这位旗人老太太一生无子，却以从她御膳房厨师丈夫那里学来的厨艺带大了主人家的几个孩子，她命运不济，却冲和平淡，无论顺逆，不改其性，活出了人的平静与尊严。这种人性之美在喧哗的时代里教人心仪。

较之“文革”时代系列反思小说《我们的故事》(《大家》2008年第1期)、《欢乐歌》(《花城》2008年第5期)，王松《荆芥》(《当代》2008年第6期)在那一时代的故事里散发出超拔的气息。小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刻画了冯伯这样一个小人物，“文革”时期，这个街道卫生院看大门的人利用中医知识为街坊邻居解除疑难杂症并最终赢得了爱情。这是人与人关系阴霾时代中的暖意。事件之外，作者着重写人，人的平和，人的善意，人对他人的珍视与爱惜。这种人的尊严的传达，为近年回顾与反思的作品中所罕见。

葛亮的《英雄》(《大家》2008年第5期)也是一个孩子的视角，孩子眼中的大人并不都是英雄，随着岁月的流逝、成长的来临那少时的英雄往往变成了凡人。《英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写了改革开放前期的木匠于叔叔，打得一手好家具，却随着时代的前进那手艺变得落伍，他做报刊派送，尽其所能，养家糊口。生计艰辛，情感困惑。总之这是一个“行走于街巷的、无所不在的”的英雄，他的形象随着时光的叠加愈益醇厚，他的气质随着经历的丰富日渐充盈，他与你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他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就是你。这是与神话、传奇或是历史书中的英雄不一样的常人式的英雄，他们没有大开大阖的人生，却一样有执著的信念，与作家的短篇《阿霞》一样，他们如散落于强大而锁细的生活各处的音符，凝聚而为大音，这是作者向往的“时代的轮廓”，他称这轮廓的根本为“民间”。

王安忆《骄傲的皮匠》(《收获》2008年第1期)是这民间的另一缩影。这是从外地到上海的一个皮匠，整年在上海街道与弄堂的一隅修着过往人的皮鞋箱包，一人冷清的生活会生出饮食男女的故事，根娣这样的弄堂女人常做些饭送给他，而他也会为根娣家做些体力活。但是人总归是有界限的，哪怕是做着最低微的一份生计，却也懂得人生不是儿戏，人总要对一些什么接受与婉拒，才可活出一份自己的骄傲与尊严。小说写两位男女虽深陷于情，却能止于礼义，皮匠从外地接来了妻女，根娣懂得其意，止步于此，实在也是因了她爱的手艺人心中存在着的这一份对人伦世道的敬畏与庄严。

女　性

王安忆《月色撩人》(《收获》2008年第5期)一如既往地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一个叫提提的外省女孩子就这样放在了声色旖旎又熠熠生辉的上海，小说先设一个场景，这场景是在场无数人的命运的线头，从这线头倒叙着写，一个接着一个地推出与提提发生着命运勾连的男子。作家不在意这一个女孩最终的情感归属，而更关注她的面容里其实集聚着许多年轻、盛丽、精力充沛、全力以赴的外乡女孩子，她们给这个城市注入活力，同时也被这个城市消耗青春，“千年万代从这脸上走过”，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王安忆实写三位男性，内里却是与三位男性有关的一个女性，小说收束于一次情感终结后仍在人们眼中繁华依旧歌舞升平的城市，这城市频繁换着歌手，却其实都是那一个共名的女人。

王安忆小说中淡淡的痛，到了阿袁《老孟的暮春》(《上海文学》2008年第7期)里，变作了人间四月芳菲尽的伤怀。小说表面写男人老孟，内里写的是江小白、陈朵朵、沈单单三位女人，她们的千肠百转，她们的苦心经营，教人有说不出的落寞与伤感。这哪是老孟的暮春，显然就是知识场中三位不同来历不同性格的女性的暮春。作者2007年有《俞丽的江山》，2008年度有《郑袖的梨园》，2009年又发表《汤梨的革命》，无不以女性知识者为主人公，进行着她作为知识女性的心理探险。小说文字绵密严谨，语言流畅利落，用典铺排，述中带论，其夹叙夹议的本领相当了得。

值得关注的还有计文君的《天河》(《人民文学》2008年第8期)。小说写闺门旦秋小兰的《织女》主角位置岌岌可危，内在的原因是她没有对于织女这个角色的入心入骨的体验。一场迟来的、心内的、没有开花便已凋谢的精神之恋，使之获得了艺术的新生，使之从肉体凡胎修成了虹桥仙子，天上，红尘，那一道天河就是自己。受苦的人心，欠缺的情感，练功房内，她抛开长长的水袖，泪汗纵横，她获得了自己与戏中人共有的体验，戏中人同时也成为她的化身，戏、人不分。这一个女性艺术砺炼、精神成长的故事，写得柔肠百转又坚毅果断。

孙惠芬《致无尽关系》(《钟山》2008年第6期)写婚姻中女性的多重角色之惑。小说从过年回故乡开始，写一个女性在复杂家族关系中的激情忙乱与灵魂孤独，繁复的关系是人活下去的养料，却也是人活得苦累的原因。对于家族，对于故土，大多数时间我们抱有的这种爱恨参半、复杂难言的情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延伸。无尽关系中的女性，上老下小，远亲近邻，如果说袁劲梅写的是人面对无尽关系中的无奈，那么孙惠芬写了这无奈深层仍有的一些无从割舍的体温，在没有利益道义冲突之时，毕竟是它年年为我们烧火取暖。

底　层

马秋芬《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人民文学》2008年第2期)提出的问题是振聋发聩的。保洁工朱大琴泪水的晶莹教我们看它映出的城市或者媒体在漠视人心时所显出的丑陋坚硬。小说在表述上不那么完美，但它确是对我们从事文化行当的人的一种可贵提醒。

王十月《国家订单》(《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写了离开村庄进入城市的一个“创造者”群体，他们是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小说写到昼夜赶工没有睡眠的农民工，也写到在经济危机大势下制造业初显困境的“小老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资本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但是因为他们是人，人有本能的需求，人有人的局限，最后的场景，高压线架上的小老板放弃了轻生，同时也放弃了那个给他人生带来沉重与扭曲的外国订单，这个南中国小镇的场景由此定格，使我们的视野与心绪陡然开阔。

王华的《旗》(《人民文学》2008年第11期)写了一个空无一人的乡村小学，写了渴望学生的爱墨老师，写了理解他的女人等开花，写了村小上空那面洗得发白又用红墨水染红的国旗，作者直面现实，也崇尚理想，其行文虽显稚嫩，但透出庄严。

同年写出《纸醉》(《人民文学》2008年第1期)、《墙上的父亲》(《钟山》2008年第1期)和《燕子笺》(《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9期)的鲁敏的《超人中国造》(《中国作家》2008年第5期)是一部梦想式的作品。刘传强作为全球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一员，有柴米油盐，也有七情六欲，他天性乐观，乐于助人，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诚与激情。这个人，在中国是结实而坚强的大多数中的一个，相信正是这一点深深感染着作者：“相信我，什么都可以实现，一定会实现……”

2008年中篇小说成绩不平凡。有关注现实如胡学文《大风起兮》《像水一样柔软》《轨迹》《夜色扑面》等，有艺术探索如李浩《说谎者》《告密者札记》等作品，有叶舟《羊群入城》《两个人的车站》的创新，有程树榛《天蓝色丝巾》的诚恳，有蒋韵《英雄血》将历史触角深探至道义的拷问，有阿成的《买车简史》，有探究乡村女性命运的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有沉潜民族繁复历史中的何大草的《晚明》，有麦家的《胡琴》、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张楚《刹那记》、徐则臣《夜歌》、石舒清《父亲讲的故事》、于晓威的《弥漫》、陈昌平的《复辟》、罗伟章的《万物生长》、林希的《使徒》，以及漠月、北村、艾伟、李燕蓉、央歌儿、傅爱毛等推出的中篇新作，无论内容还是艺术都可圈可点。2008年的中篇小说以它的体量优势，做着对社会的包容与艺术的伸展，它敏锐于现实，在一个多元的文化时代中，显示出文学建构人心的力量。

年度述评

文学性强 艺术精良 关怀深广

——2008年电视剧概述

□肖惊鸿

2008年的中国电视剧创作生产延续了上一年的强势，出现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突出了剧作的文学性，制作更为精美，艺术品质进一步提升，更加注重人文关怀。

一、历史题材电视剧走出低迷娱乐风潮

1、红色历史题材剧注重表现人性深度

红色题材作品摆脱了先前“戏说经典”之风，原创力度有所加大，个性英雄被推崇。剧作走红，相关文学作品也跟着畅销。首先人物传记剧表现不俗，如《周恩来在重庆》《刘少奇的故事》《任弼时》等，不靠大场面，以细节取胜，拓宽了伟人传记剧的艺术探索视野，观赏性大大增强。以革命历史事件和战争为题材的剧作收视不凡，如《浴血坚持》《西安事变》，饱受好评，令人抚今追昔。新版《夜幕下的哈尔滨》和《敌营十八年》厚重大气，注重人文关怀，创造了收视佳绩。传奇剧《英雄无名》《大刀》《军刀》《美丽无声》和《老柿子树》凸显了民族精神主题和个性英雄情结。“红色题材”电视剧业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剧类型，和之前的同类作品比较，艺术品质进一步提升，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注重从生活的广度表现人物的人性深度。

2、古装剧摆脱了“幼稚病”的阴影

古装悬疑剧《神探狄仁杰3》借鉴了国外悬疑剧的长处，摆脱了“幼稚病”的阴影，使观众尽享“中国智慧”，引起收视热潮。《大宋提刑官2》以独特的叙事方式提升了戏剧性和悬念性。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新版武侠剧《鹿鼎记》《射雕英雄传》为国产电视剧融入了“偶像武侠剧”的新元素。传奇剧《大明奇才》和《东方朔》，风格迥异，殊途同归，回归了传奇剧重在“传奇”的主旨。根据梁羽生作品改编的《大唐游侠传》以写实路线凸显出历史质感。改编自温瑞安小说的《少年四大名捕》，也有超越前三版的独特之处。严肃题材历史剧《上书房》以独到的视角成为一部别致的关注教育与成长的佳作。通观这些剧作，清新、睿智的气息扑面而来。

3、传奇剧以家国为大义

人物传奇剧《李小龙传奇》下半年强势亮相，创当年最高收视率，引发奥运过后又一轮关于国盛民强的思索，并在选题、制作、宣传等诸方面形成合力，在电视剧整体运作上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开年大戏、历史传奇剧《闯关东》着力表现民族性与地域文化，成为2008年最具人气的“大片”，并以对历史与人生的深度关注成为成功典范，对今后电视剧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民族历史传奇剧《东归英雄》，十年磨一剑，把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推向极致。历史正剧《台湾1895》唱响了慷慨悲壮的爱国主义赞歌。《大龙脉》艺术再现了一个舍己为国的真实故事。在各有两个影视版之后推出的《霍元甲》以及《少林寺传奇2》和《少林僧兵》，表现了民族壮志与爱国豪情。

二、现实题材电视剧立足社会生活广度

1、新闻纪实剧凸显人文关怀

2008年的电视剧里，有一部须要提到的是《震撼世界的七日》。这部以汶川地震中的新闻事件为内容的14集系列纪实剧，以七宗“最”(最少报酬、最短“戏份”、最多编剧、最多导演、最短拍摄时间、最快播出速度、最感人的故事)创下中国电视剧创作生产播出的纪录，在中国电视剧史上书写了特别的一笔，成为新闻纪实剧这一电视剧新品种的代表。这部电视剧的意义还在于，以它的即时性做到了贴近社会生活、反映人民需求，脱离了娱乐色彩，凸现出深刻的人文关怀，彰显了电视剧的本质特征。另外，根据2007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谢延信的真实事迹编写的纪实剧《好人谢延信》树立了一座道德丰碑。同样属于原型再现的《警察故事》在结构上颇有创新。同类型的还有《黑金地的女人》。由于产业链周期相对延长，这几部剧作在艺术追求上走得更远。

2、主旋律题材彰显人性光辉

主旋律电视剧的关键词是“历史、时代，生活、人民”，即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表现生活的广度、挖掘人性的深度。首先要说的是以乡镇企业转型为主题的《十万人家》。该剧通过当代浙商创业史，体现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和诚信为本的人之道义，以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情操陶冶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漂亮的事》是一部工业题材佳作。该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主人公美丽的情操，还有她们为民族工业振兴所做的一件件漂亮的事。《郭海的家事》《静静的白桦林》《活着，真好》《春草》和《国家行动》从不同的侧面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和品节的高尚。还有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佳作，如《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通过小家庭的沉浮折射社会历史的变迁，为现实题材剧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农村题材剧体现“阳光”风范

2008年，农村题材电视剧受到更多关注。以《乡村爱情2》《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为代表的农村现实题材剧作，以幽默、轻松的风格，展现淳朴、快乐的乡村故事，塑造了自信、阳光、追求真善美的新型农民形象。虽然《乡村爱情2》故事没有第一部流畅，但这部剧作的轻喜剧风格、地域特色带来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唤起观众追看的热情。《乡村爱情》和《乡村爱情2》让“赵家班”的集团化生产方式产生品牌效应的同时，也让人不免担心这条路到底能走多远。《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的环保主题有别于以往的农村题材剧，给人新意，同样带来收视佳绩。其续集能否将农村剧带上一个新台阶，还将拭目以待。被誉为农村版“亮剑”的《大地》因其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也值得回忆。

4、都市题材剧扎堆儿“婚恋”

这一年的都市题材剧以爱情、婚姻为主题，有扎堆儿之嫌，虽难以逾越《金婚》设立的高度，也还不乏上品佳作。《甜蜜蜜》真情演绎那个年代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新不了情》《命中注定我爱你》中的唯美爱情引来观众赞叹，《我们俩的婚姻》聚焦婚姻状态下的人性探讨，《相思树》《夫妻时差》爱在围城内外，《宽恕》以爱的磨难和宽恕令人感动，《马文的战争》更是在“同一屋檐下”展开人性的冲突。还有根据台湾作家王文华的畅销小说改编的《爱情新呼吸》以及海岩的《舞者》，同类型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艰难爱情》《恋爱兵法》《爱情占线》以及《杨光的快乐生活4》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将爱情进行到底，然而难以抵御类型化过度导致的收视疲软。《想爱都难》表现了中年人的情感危机，视角有新意。

5、军旅题材剧弘扬“亮剑”精神

《士兵突击》与《亮剑》热播引发了军旅剧的创作热潮后，绿色风吹遍了荧屏四季，展现当代军人赤胆忠心献身国防的崇高价值取向。表现海军生活的《旗舰》和表现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使命和战斗生活的《海天之恋》战绩不俗，反映热烈，充分展现了军人情怀和风采，体现了当代军人的价值观。《战争目光》以信息化战争为主题，突出了军人的使命感和执著精神。《和平使命》再现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强调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复转军人为主题的《兵心依旧》拓展了军旅剧的表现空间。《绝密押运》以新颖的题材吸引观众。此类军旅题材剧以突出的思想性、高超的艺术性诉说着军人的使命、忠诚、纪律、牺牲，弘扬一种永不言败的“亮剑”精神。

6、科幻喜剧、山寨剧突出时尚娱乐元素

这一年，一部《丑女无敌》让我们认识了“山寨剧”。丑女系列在众多国家大获成功之后，《丑女无敌》成了中国“山寨剧”的开山鼻祖。虽然制作草率、穿帮不断，表演和情节多有生硬之处，这个中国版的“丑女贝蒂”却也说明了一个事实：不但可以翻拍、续拍、改编我们自己的经典和成功之作，也可以用“拿来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引进海外剧与模仿海外剧并行，为中国电视剧增添一个新品种。央视的《魔幻手机》开创了科幻喜剧之先河，类型的创新和其“山寨”之嫌，使之毁誉参半。然而，该剧在央视八套播出时以单集最高收视率创央视八套收视新高。由此证明，观众的需要永远是多元的。

7、谍战剧在《暗算》后艰难跋涉

近几年的谍战剧都因“智商过低”的情节而被斥之为幼稚病，麦加小说改编的《暗算》让这一类型的电视剧在低谷中看到了希望的天空。这一年的谍战剧在《暗算》造成的高期望值中艰难跋涉。好在，《血色迷雾》总算没有辜负观众的期望，聪明的观众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案情进展中享受了一次“脑筋急转弯”的智力测验。首次有好莱坞编剧参与的悬疑情感剧《破茧而出》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吸引了好奇的观众。根据龙一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潜伏》引起关注。被称作“谍战+爱情”的《落地，请开手机》，题材虽新颖，但因情节破绽饱受争议。《国家机密2》延续了《国家机密》的人物设置，仍以国安干警与境外间谍智斗为主线，情节更加跌宕，悬念重重，但难以企及第一部三年热播11轮仍好评如潮的高度。

在看到如繁星般璀璨的中国电视剧的长足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问题与成功同在、优点与缺点并存，构成了中国电视剧的整体现状。

一、电视剧生产过度，泡沫经济还在持续。电视剧年产量差不多14000集，真正轮到播出的剧集不到一半，有一半作品不见天日，造成资源极大浪费和破坏，同时又加剧市场供求矛盾，而电视剧带来的经济效益又促使各电视台出台各种措施重金收买看好的剧作。这种循环导致电视剧生产一路飙升。中国电视剧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产业，和国外相同行业比较，严重缺少产业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等把关人员。

二、电视剧评论呈现全民化趋势，众语嘈杂。诚然，艺术评判标准不能被单一化、数字化，理应多方立场同在。然而在当下的网络时代，评论呈现全民化趋势，且愈演愈烈，众语嘈杂，且多是浅层次的“口水式”评论。评论尚且如此，理论阵地更是人烟稀少。电视剧理论批评对于创作实践相对滞后。

三、电视剧生产品种少、数量多，类型化过度，缺少品牌意识。其原因，我以为有二：一方面市场是生产的天平，另一方面，反映出我们的创作人员原创乏力。某一类型的某一部作品红了，就一窝蜂地跟上去。续拍成风、翻拍成风、改编成风、“山寨”成风，四面来风，通通“跟风”。如此必然产生另一问题，就是无法树立品牌，甚至必须弱化品牌意识，打一枪换一个枪眼，虽然各类型剧都在拼命地巩固阵地和推陈出新，各种时髦的口号和概念一直没有消停，但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照这样下去，市场集中度就难以提高。而品牌无疑是供大于求的市场化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法宝。

四、原创作品稀缺，过度依赖改编。电视剧成败与否，是由消费市场决定的，这就决定了创作者的市场化创作心态，创新成为高难度的目标。上面提及的“四风”，也是这种市场化创作心态的必然结果。于是出现《红楼梦》等经典名著一拍再拍，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剧二十几年势头不减，一翻再翻。现当代名家小说也被如此礼遇。这样做，提升了剧作的文学性，相对保证了影视作品有个好的基础，同时也对文学作品起到了扩大传播的作用。然而这种方法无法从根本上弥补创作者的原创乏力。电视剧本身作为一门独立的叙事艺术，注定了她不可能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改编不失为电视剧创作的方法之一，但决不能把它当成制胜法宝，甚至视为惟一出路。艺术活动的重要旨归，在于社会进步和人类精神提升的需要，所以它必须是积极的、进取的、创新的。

本版责编：刘秀娟